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黑锅

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

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
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

黑锅

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

跟随本书中的热血刑警,在每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故事背后,
感受最残酷的警匪交锋和人性挣扎。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锅 / 常书欣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14-19577-7

I . ①黑…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9826 号

书 名 黑 锅

著 者 常书欣

出版统筹 陈欣

责任编辑 张一申

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

特约编辑 朱若愚

封面设计 七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69 千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9577-7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小厨遇大案 /1

五个人都没经过这阵势，相互诧异地看了一眼，耳边隐隐地听到了远处一阵接一阵的枪声闷响……还夹杂着警车的警报声！几个人慌了，都紧张地看着车窗外。

一眨眼的工夫，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看到了车影，一辆警车正死死地咬着一辆越野，刚刚的枪声不用说，就发生在两车之间。

第二章 警察考试 /61

这个人简凡倒尚且记得，不过被这人赏识让简凡觉得毫无什么欣喜可言，前些日子和香香商议了许久的挣钱安家，估计这么一来全泡汤了，看着众人兴致极好，不知道怎么着简凡鼓着勇气说了句：“二叔，我……我其实不想当警察！”

第三章 焦点警校生简凡 /125

事态有点扑朔迷离，最高兴的当然是一干记者了，以速度和效率著称的晚报社第一份全版报道不到两个小时就新鲜出炉，一份打印的样版送进主编室时还不到中午。戴着小黑框眼镜的主编眼色一亮，抚掌大笑道：“好好好！明星、警察、斗殴、保镖……有点意思！”

第四章 刑侦队，水太深 /193

众人还没听明白，秦高峰又是脑后一巴掌，叱了句：“讲清楚点，到底是死人、还是把活人吓成死人了？”

又挨了一巴掌，简凡一缩脑袋，这才省过神来，使劲抵了抵口水，定定神，紧张地说道：“二楼那儿躺着个死人，啊呀，那心呀、肚啊、肠啊都露在外头……啊呀，吓死人了！”

第五章 突如其来的神秘任务 /252

简凡心里暗自高兴了，把自己说得差一点，衰一点，没准领导一摆手，说上一句：那回去吧！哈哈，那样的话可就躲过去了，岂不更好。

哪知道这话一出，这领导不但不摆手，反而拍了一巴掌，好似这么生的警察正中下怀一般高兴，笑着说道：“好，就是你了，生面孔、新手、懂假币，从哪儿看都不像警察。坐！”

第一章 小厨遇大案

生平最怕考

“铃铃铃……”

急促的铃声响彻在一中的校园里，打破了考场的寂静。监考者刚刚喊了交卷，拉凳子声、考卷哗哗声、交头接耳声让这个沉寂了两个多小时的教室乱了起来。三个监考的看着一群不像学生的考生，颇有默契地互视着摇头，心情复杂。

这是全县乡镇机关人员招聘考试，来参加考试的都是应往届的大学毕业毕业生，满打满算十三个岗位，报名的足足来了一百多人，差不多是十比一的录取比例了。

监考的是县政府派出来的办公室人员，一边大摇其头一边叱着让众人离开教室，还得眼疾手快地收着考卷，开圈放羊般把一群考生赶出了教室。

得，还有最后一个。一个贼眼兮兮的考生坐在教室后墙角，还在奋笔疾书。看着监考老师向自己走来，他马上递上一个非常谦恭的笑容。

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帅小伙，长得英气逼人，饶是这笑容阳光灿

烂，不过对象好像用错了。收卷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大婶，丝毫不理会，仿佛向违法乱纪分子发通牒一般地敲敲桌子：“再不交卷，可给你按零分计了啊！”

“阿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我总得先写上名字啊！”

那小伙长叹了一口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简凡！

等交卷时，他又猛地抽回手来，不死心地把一道有疑问的答案从“A”直接改为“B”。

最后一份试卷终于上交到了监考的手中，那大婶瞪了考生简凡一眼，仿佛在叱着“早干什么去了”，一看考生刚刚改过的答案，顿时有点幸灾乐祸地笑着评价了句：“你干嘛把做对的改了？”

“啊？那我再改回来！”简凡一听，后悔不迭地要拽卷子，那大婶手一晃，瞪了一眼，简凡的手霎时僵在空中。

“一点纪律意识都没有啊，就你这样，将来怎么走上工作岗位？”大婶整着手里的卷子，训了考生两句。这位姓简名凡的考生悻悻然低着头，磨磨蹭蹭出了教室……

“哎……”

简凡无语地长叹一声。考试就像理想与现实的差别一般，想得好，总也考不好，而且这次叹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

三农问题、两免一补、科教兴农、扶贫开发……一连串的字眼，简凡到现在还没全部整明白，脑袋里被考题搅成了一团浆糊。要再这么考两次，简凡丝毫不怀疑，会把自己做人的自信也剥夺了！

对了，还收了五十块钱报名费呢，又白交了。

出了教学楼，警戒线头顶，挂着“乌龙县乡镇人员招聘统一考试”的横幅，横幅下站着一个人风姿绰约的女人，大热天里穿着长裤短袖，标准的一中老师形象，永远那么严肃，扶着自行车不时给进进出出的人打招呼。好多学生都认识，这是一中的英语老师梅雨韵。好多学生心里还惊讶，这么多年了，老师还是那么漂亮。

简凡可一点也不觉得她漂亮，反倒有种胃里泛苦的感觉，他犯了错

似的，慢悠悠地移着步子，等走近了，很勉强地憨笑着叫了句：“妈，你怎么来了？”

“考得怎么样？”梅雨韵拉着脸。

“就那样呗！”简凡讪讪地回了句。

“那样是哪样？”梅雨韵一看简凡的脸色，知道八成不怎么样。

“该会的都会，该不会的都不会，还能怎样？”

简凡说着，不无死皮赖脸的德性，每次考试都是这样应付过来的。

“毕业一年了才有这么一次机会，瞧你这德性，又考砸了吧。”

当妈的，说话间手指就戳上了简凡的脑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怒容。这是当老师的职业习惯，一遇上这号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学生，看着这耷拉着脑袋的表情就来气。

这还是轻的，简凡从小到大，屁股上、后脑勺没少挨打，不是厚厚的书本就是鸡毛掸子。

母子俩眉目间很像，漂亮妈妈和英俊儿子，不过光遗传了相貌，却少给了聪明脑袋。说实话，连简凡也觉得“名师不教子”的格言在自己身上应验了。母亲桃李无数，学生里有很多远赴海外留洋了，还偏偏就教不好自己儿子，连教带补三年直到高考都没有把简凡的英语教及格。凑合着上了三本学校，一毕业，这就业就成问题了，一说招聘还得考试，不但搅得简凡心烦，搅得梅雨韵更加意乱！

“妈……”简凡拉长了声音，一脸苦色，好言慰劝当妈的安心，“您别瞎操心，我看这次根本没戏，考试也就做做样子，我来就是一扛榜的！”

这话不假，从小到大，简凡考试一般都是“扛榜”。什么意思呢？在榜单的最后，扛着榜单！

“你小小年纪，脑袋里都想什么？工作落实不了，我看你倒是一点都不着急！”

梅雨韵说着，手指又戳过来，边推着自行车边训斥道。

“妈，我着急管什么用？再说，我跟爸开饭店不挺好的吗？还有，我不是去我叔那里当治安协警了吗？我也能挣钱了，干嘛非要让我考乡

镇干部，咱家是当干部的料吗？往上数七八代，都是厨房大师傅，就是有奇迹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呀，连我叔都是当兵转业才混了个大檐帽……妈，我给您做饭成不？我爸那手艺，我都快学全了，以后我伺候您！”简凡谄笑着，每次都是这样逗老妈开心，还细心地帮着妈妈捋捋肩上并不发皱的衣服，一副讨好的面相。

“没出息！跟你爸一样，一辈子围着锅灶转。”梅雨韵笑了。从小鸡毛掸子下教育出来的儿子，虽然学无所长，可知道心疼人，知道嘘寒问暖，倒也算有这么个安慰。回头看看已经比自己高了差不多一头的儿子，她有点爱怜地摇摇头说道：“小凡，你怎么就没点长进，你看着你爸起早贪黑，好受呀？你叔照顾你让你进治安队，一个临时协警长久得了吗？总要有份固定的工作，不比你现在强？妈也是为你操心，可你自己也得努力吧……”

老妈的说教来了，简凡一副洗耳恭听的表情，趁着老妈振振有词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猛地揽着老妈的肩膀，觑着脸笑道：“妈，不要老让我这么感动好不好？您是儿子的骄傲，不一定非要逼着儿子也成为你的骄傲吧？我为你和爸还有妹妹骄傲就足够了，咱们家的骄傲可够多了啊！”

“啊？……你……呵呵！”梅雨韵怔了怔才反应过来儿子在逗自己，一把推开简凡摇着头无奈地笑着说了句：“你呀，就会油嘴滑舌，要有你妹妹一半聪明，我就不操这么多心了，哎……”

母子俩，气氛缓和了，暂且忘记了考试的不快。简凡抓着机会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了老妹的身上，妹妹高考全县状元，正是让全家自豪的事，连简凡也觉得脸上颇为有光！

梅雨韵倒也没有过分埋怨儿子，毕竟现在这就业形势可比前些年严峻多了，有的孩子毕业两三年还在家里待着。好点的在市里瞎混着找个工作，不好的甚至还是吃喝朝家里人伸手，自己儿子在这上面可比他们强多了，又在饭店帮忙，又进治安队当协警，知道来回折腾着挣钱，好歹凑合着能把自己顾了。

儿子智商不高，可情商不低。梅雨韵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哎……简凡……”

背后有人大声喊着，简凡一回头，乐了。梅雨韵一回头，也笑了。一个气喘吁吁的大胖子，正朝着两人奔来。正是简凡从小到大的玩伴，也是梅雨韵的学生，费仕青。

“梅老师好！简凡……”

胖子的肥肉晃得一身起伏不定，笑着向梅老师示意，跑上来拍着简凡的肩膀，仿佛久别重逢一般，其实两个人考试前还混在一块儿呢。梅雨韵倒不反感儿子和费仕青一起，这个胖子除了一身肥肉外，并没有把儿子教坏之虞，而且儿子和费仕青站一起，别说显得多帅了。

“妈，你忙你的吧，我和仕青一起走。”简凡说着，搂着胖子的肩膀，巴不得赶紧结束和老妈的谈心。

“晚上早点回来。”

“妈，今天我值班，晚上零点后才能回家。”

“行……小心点啊！”

梅雨韵笑着说了句，骑着自行车走了。

老师一走，这费仕青立马迫不及待地要说话，简凡立马脸色一变，指头差点戳到了胖子脸上，叱了句：“别问我考得怎么样！”

从小到大，简凡忌惮的角色只有老妈和妹妹两人。除了她俩对付不了，出了门，自己就是别人最忌惮的角色了。虎着脸、瞪着眼的简凡不怒自威，现在谄媚的角色成了费仕青这个胖子。

费仕青立马明白了，他肯定是考得不怎么样！他重重地握着兄弟的手深情地说道：“得，我明白了，不问。咱们哥俩儿一块‘扛榜’，我怎么会长笑话你？你妈又训你了呀？”

“废话，怪不得人家叫你‘废品’呢，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简凡没好气地瞪了费仕青一眼，这关心得反倒让人颇为难堪。

“嗨嗨……说什么呢？我这外号还不是你取的！”费仕青不高兴地反驳道。

“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我还得回饭店帮我爸呢，懒得跟你这恶

少瞎扯。”

简凡说着就要起身，心下烦躁之极。知道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自己这学历实在不够看，也没敢想着在大城市里混，直接打道回老家，谁知道老家的就业形势，和大城市是一般地严峻。今天考试才发现，还有毕业两三年的人来凑热闹，看来自己想混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是没戏了。

在学校的憧憬理想都是美好的，不过一出校门，美好都留在学校里了，剩下的只有实现不了的理想。

“简凡，咱俩是哥们儿，咱走到哪话就说到哪，你说你现在人都回来了，总不能再出去吧？能有个行政编制最好，没有行政编制，有个事业编制也成，实在不成，企业编制也先混着，总得先有个落脚的地儿呀。”费仕青说得言辞凿凿，倒真是一番好意。

简凡话题一转：“那你呢？有出路了？”

“嘿嘿，我爸说了，反正我也没多大出息，让我下乡镇去，当个什么村长或者乡干事，没准机会好，能提拔个副乡长什么的。”费仕青得意洋洋地说着。

费仕青的老爸原先是乡党委书记，在他上大学时已经提拔成了交通局局长。这一出校门，学生间的差别优劣立现：简凡原本在学校混得如鱼得水，一出校门就觉得寸步难行；反倒是费仕青这小子什么事都不着急，净等着家里安排。一想起这茬，让简凡颇有失落的感觉。

“哎，咱哥俩越混越不像人了，我连你都不如了，以前都说下岗职工可怜，其实我比他们还可怜，连上岗都没机会了，何谈下岗？我真羡慕你呀废品！”简凡大摇其头。

费仕青一听这话，用恍然大悟的表情接茬道：“咱们在大学那社会学老师不说了吗，这毕业不等于就业，而是意味着失业，咱们要时刻准备接受社会再教育，什么时候再教育完成，什么时候就有业可就了。”

简凡摇摇头，加快了步子，不理睬费仕青了：“算了算了，越扯越没边儿了，快十二点了，一会儿店里要忙起来了。”

“哎，别走啊！我跟你说什么呢，去市里玩，去不去？你不想你家香香啊？”

胖子暧昧地拽着简凡，看来主要目的是想找个搭伴的进市里玩。

“你怎么老惦记我女朋友？德性！”简凡一听来气了。这是仅次于工作的一块心病，又被费仕青提起来了。

“哟，吹了？”费仕青一听，不无幸灾乐祸的八卦样子。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瞎？”简凡眼色不善地瞪着费仕青。

“我靠，你们真瞎了？别怪我趁虚而入了啊！”费仕青打趣了句，脸蛋上的肉颤着，小眼淫光四射。

简凡回头不怀好意地盯着费仕青：“就你？一身膘！哪个女人见了你……有食欲还差不多！”

“食欲也是欲望！有欲望就有希望，嘿嘿，你家香香最喜欢我这一身膘了！”费仕青龇着嘴笑着。

“废品，我一年没修理你，你还翘尾巴了，拿你嫂开玩笑是不是？”简凡一听火冒三丈了，猛地伸手掐上了一脸坏笑的胖子。

两个损友对掐上了。简凡动手的时候才发现这费仕青两个月不见，脖子又粗了一圈，自己两只手根本捋不着他，反应稍一迟钝，反倒被费仕青的大肚子撞了个踉跄，差点摔到一边！好在简凡身轻灵活，一翻身从后面勒住了费仕青的脖子，直勒着胖子吐舌头大喊救命这才放手，简凡朝着对方肥臀上就是一脚：“滚！别让我看到你！”

对付这货绝对不能手软，你烦的时候，他能让你越来越烦，哪壶不开他还就专门提哪壶。

简凡前面走着，悻悻的费仕青打了个出租车，上车后伸着脖子喊道：“下周六我叫你啊！再不去看你那女朋友，等着戴绿帽吧！哈哈！”

费仕青报复似的喊了句，说得得意之极，笑得猥琐之极。等简凡低头找个石头块准备砸一家伙的时候，车和笑声早已远了。

“这死胖子……”

简凡被气笑了，自己从小到大经常被这个胖子气得哭笑不得，而且他俩的境遇非常相似：一起上学、一起留级、一起上大学，又一起毕业，现在仍然是一起待业。俩人说话从来都没有投机过，经常搂着摔打在一起，不过这没心没肺的朋友有个好处，再大的火气也过不了夜。

简凡一路步行着回了饭店。县城不大，沿着路向东走到尽头，就是老爸开的饭店。不大不小的饭店，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乌龙第一锅！

锅大与锅小

乌龙第一锅，斗大金字，漆底招牌，就亮堂堂地挂在二级路和进县城公路的交汇处。

乌龙县产的铁锅全省有名，乌龙的铁锅炖菜比铁锅的名气还要大上几分，但凡各地的饭店有铁锅炖菜，一定会对客人重重强调“我们师傅是乌龙县来的。”

乌龙第一锅，都知道是乌龙县铁锅炖菜的招牌饭店。

这个招牌具体挂了多长时间，简凡到现在还说不清楚。自打记事起，父亲的熟人一见面都喊老爸叫“简铁锅”，而自己，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简小锅”。从幼儿园开始，这“小锅”的外号就一直跟到现在，几个发小死党，见了直接就是叫声“锅哥”，甚至连女朋友香香也得了个“锅嫂”的名头。

简凡知道这帮发小这么推崇自己，很大程度上和蹭吃蹭喝有关。不过隐隐地，简凡并不反感这个外号，这第一锅的炖菜从小吃到大也不见腻味，何况这些年，兄妹俩上学都靠老爸起早贪黑经营第一锅养着全家。他不但不反感，反而对饭店后院里垒着的那四口比自己年龄还大的铁锅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觉。

在乌龙县，遍地可见的铁锅炖菜根本就是家家耳熟能详的大众美食，随便到村里乡间拉一个老翁老妇或者小哥大叔，都会这么一手：两三样调味坐底，三五把柴草塞进炉膛，火加旺，六七样菜蔬扔进锅中，先炒后翻再加几瓢井水长熬，随便做出来都是美味十足。菜熟锅起，蒸汽氤氲，香味一屋，一家就着白馒头热气腾腾吃一锅，正是乡间人的无上美味了。

而这些美味场景，第一锅可是天天都见。

外人颇觉得神秘的东西，在简凡眼里很平凡，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自觉代替老爸掌勺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一锅的炖菜说白了也没有什么稀奇，就是比别人的炖菜花样多了一些；味道呢，要更香更鲜一些；汤味呢，更浓一些；价格呢，要更物美价廉一些。所以，这“乌龙第一锅”从来都是薄利经营，小富没问题，发财绝无可能。

简凡进门，扑面而来的就是炖菜飘来的特有清香，味道很足。

“表哥，回来了。”

“小凡，回来了。”

“儿子！过来过来，去把那一盆小鱼拾掇拾掇。”

先后有若干人和简凡打着招呼：吧台上，一位粗壮大个的黑妞，那是表妹简桃花，初中辍学后在这里客串吧台收费的；擦桌子的、厨房边上水池洗碗的，那是两个跑堂的。老爸在后院里忙乎着，毕业一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心安理得地把简凡当成了跑堂使唤，不但使唤，而且是白使唤。

进了厨房后院，简凡悻悻地蹲下身子看着一盆寸许长的小鱼，八成是老爸的酒友钓回来的。摸索着身上，从钥匙扣上解下了一把弧形的自制小刀，三刀去鳞、一刀挑肠，手法麻利无比。简凡从小就喜欢干厨房里的这些事，不一会儿，大盆里堆起的小鱼越来越多。

“哟，儿子，这把小刀好使啊！”老爸回头不经意看了一眼，赞了一句。

“爸，我明儿给你做一把，我自己发明的，鱼肠刀，看见没有？”简凡笑着，小刀在手里转了一圈解释道，“一面是刃一面是齿，挑鱼肠只需要一刀，去鳞只需要三刀，看！”

简凡很拽地演示了一遍，老爸也乐了，摸摸儿子的后脑勺，笑着赞道：“我儿子就是聪明哦！嘿嘿，这法子，我当这么多年厨子都没琢磨出来。”

简凡讪讪地笑笑，低头忙了。心下惦记着考试的事，看看老爸倒没提什么，心里有做贼一般的感觉，每次考得不好或者犯了错误，都会在这里加倍干活，一来弥补心里愧疚，二来万一让老妈看见，好堵她的

嘴。不管在外面多淘多坏，在家里永远是乖乖仔。

老爸小勺子伸进汤锅里尝着味道，随意地问道：“小凡，你碰见你妈了吗？”

“噢，碰见了。”

“她中午回来吃饭吗？”

“没说。”

“哦。”

几句话而已，老爸仿佛就是随口问问，他的注意力永远都在那几口锅上。

简凡偷偷地看着父亲——高大的身躯已经有点佝偻，皱纹比几年前更深了些，标准的国字脸，要细看倒真有几分硬汉的形象。一直以来，简凡都很惭愧自己过于细皮嫩肉了，长得太像妈了，而且缺少了老爸这样的威武神情，不过他在感情上和爸走得更近一些，每次被妈妈鸡毛掸子教育的时候，都是老爸帮衬着说话，而且还护犊子般地藏在身后。小时候倒不觉得什么，直到大学花了家里十几万读了三本学校，连自己都不知道学了点什么，一毕业就失业，简凡才总觉得多多少少对家里人有一种愧疚，仿佛欠下了这个家的债一般。

今天考得这么差劲，看着忙碌的老爸，简凡心下讪讪，小心翼翼地问道：“爸，你怎么不问我考得怎么样？”

“你小子，就不是那块料，你要考得好，进门早告诉我了。”

父亲无动于衷，这话里倒听出来，不用问都知道考得不怎么样。

“那你知道我不行还让我去考。”简凡撅着嘴，数落道。

“我没让你去啊，你妈让你去的。”

“爸，那我跟着你开饭店算了，反正这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没着落。”

“我没意见，问你妈去。”

“爸，您就不能当一回家呀？干嘛非要问我妈？”

“家里的事除了做饭，剩下的都让你妈当家。”

“嘿……这！我说爸，您怎么比我还没出息。”简凡扑哧一声笑

了，老爸从不掩饰自己的地位低下，老妈这么跋扈，简凡倒觉得有几分是老爸惯出来的。

“说什么呢？我看你是皮痒了。”当爸的随手一挑，抹布砸了过来。简凡头也不抬，顺手接住了。父子俩的默契很深，笑着就听着老爸慈爱地说着：“别怪你妈，你妈也是好意，不想让你跟我一样一辈子围着锅灶，你要真当厨师，何必再花钱供你上大学？而且爸这一套，也没什么邪乎的，你都快学全了。”

“爸，就你那两下子，我十岁就会了。”

“错了，选材、配料、刀工你都会，可这一锅汤不是谁都能熬出来的，你这性子跟你妈一样急躁，动不动就上火，想干这活还嫩了点。”

“我妈就是职业病，我才不跟她一样呢。”

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老爸向来不愠不怒，简凡向来嘻皮笑脸。父子俩谈话向来也很随和。

说话间，午时快到了，客人陆陆续续上桌了，两个跑堂的，也忙碌起来了。老爸一捋袖子，忙而不乱地听着跑堂捎进来的菜单，一句废话都没有，拿着大勺上舞下挥，加料、舀菜、沥油、调味，把一样样菜加进双耳锅里放到猛火上。父子俩说不出的默契，前后忙活着，一锅一锅加着汤，送进了饭店餐桌上。

“表哥表哥，来外头支应会儿，今儿人多。”

桃花表妹伸着脑袋喊着，简凡应声奔了出来。

看着简凡出去，当爸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四年大学，简忠实倒觉得儿子一点儿没白上，最起码那个屁股坐不下来的小娃娃，好歹现在能独当一面了，此刻外面儿子清脆的声音听得真真切切——

“哟，大叔，您坐，先尝尝小黑瓜子。特产，特香，今天吃什么？”

“这位大哥，来，先给你们上个凉菜，两位先喝着，自酿玉米黄，我替我爸敬您三杯啊。”

“大姐大姐，您稍等，今儿人多，菜得稍慢一点点，就那么一

点点，我们总得保证色香味俱全，不能砸了我们简家的第一锅招牌不是？”

“哟，阿姨，您这儿子看着可真聪明！几岁了？叫什么？稍等一下，二位稍等……”

简忠实笑了，很会心地笑了。这时候，不管来多少人，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儿子肯定应对得体，游刃有余。只要儿子一出现，乱哄哄的饭店用不了几分钟就井井有条了，嫌上菜慢的、嫌招待怠慢的、嫌饭菜有毛病的，马上都会被说服了！

要说儿子，还真是开饭店的料。嘴甜面嫩，见了客人大叔大婶大姐大哥地叫，这是开饭店的基本功；手脚勤快，在做菜上爱动脑筋；传菜的时候滴水不漏，比毛手毛脚的小服务员可强多了；说他学习不好吧，报菜的时候根本不用笔，连记三桌子十八九样菜一字不差。就是数学没学好，算账不太清，不过这也没什么，儿子算账只会往多处算，从来没少收过。

虽然性子浮躁了点，可干上几年，乌龙第一锅的牌子给儿子应该没有问题。

可表面上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存在着很大问题——妻子肯定不会同意，其实连简忠实也觉得，儿子读了十几年书，跌跌撞撞从大学毕业出来，把儿子圈在这么个小县小店里，实在是冤得慌，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可又能怎么样呢？两口子，一个大师傅，一个老教师，如果不是饭店经营尚可的话，供养这两大学生都是问题。

“哎……”简忠实叹了一口气，叹气的方式和儿子考试失利时如出一辙。

饭时一般要从快中午一直忙到午后两三点才见客人稀落下来，刷锅、洗碗、结账、收拾桌子，手脚根本闲不下来。忙了两个多小时，客人渐渐散了，这时候就能喝杯水休息一下了。简凡刚刚坐下来，一眼瞥见窗外停下了两辆车，又来客人了。

五男两女，打头一位，比费仕青还胖了几分，白嫩的大胳膊露在